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

嚴　耕　望

長安東南出武關，自古爲秦、楚間之交通孔道。讀史方輿紀要五二陝西重險武關條已就春秋以降用兵武關之史事扼要臚述。同書五四商州條且云：「州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亘防，一舉足而輕重分焉。」就軍事上之重要性言，可謂審矣。然唐代承平二百數十年，長安東南甚少軍事行動，此道在唐史上之重要性，不在軍事之形勢，而在政治經濟文化之溝通。蓋唐代京師長安與江淮間之交通，除物資運輸及行李笨重之行旅者多取道汴河外，朝廷使臣及一般公私行旅遠適東川、黔中、江淮、嶺南者，皆利此道之逕捷。兼以唐代士人幾無不蟻趨京師，謀取功名富貴，又喜遨遊江湖適性謀食，故多屢經此道，至有「名利道」之目。中葉以後，因經濟文化中心之南移，此道交通所及之地區，就其範圍言，佔全國二分之一以上，就經濟文化言，又爲全國最繁榮蔚盛之域。況汴河交通常爲東方軍閥所困擾，不如此道之安全無阻，故此道之重要性益增，德宗時代更明令規定爲僅次於兩都間之大驛道，而爲全國第二驛道，直爲南北交通之大動脈，豈僅軍事而已耶！此道在唐代之重要性如此，故唐人文史典籍中保存此道驛程之史料頗豐，爰詳爲考證如次。

(一)

藍田武關道在唐代前期已置驛，郵傳運漕甚繁。

唐六典六刑部卷司門郎中條：「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爲上關。」上關六，京兆府藍田關其一。是前期置驛也。又姚奕神道碑（萃編七二）：「乃拜鄧州刺史、兼檢校商州運漕。武關之外（闕）……況鳧川滌源，疏山通道，盡賦不足以供郵傳……。」奕以開元四年卒。是前期已驛漕甚繁也。

中葉更明令定爲次驛路，地位僅次於兩都間之大驛路。

唐會要六一館驛目，貞元二年十二月勅節文：「從上都至汴州爲大路驛，從上都至荆南爲次路驛。知大路驛官，每一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仍任累計。次路驛官，二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三周年減兩選。」據此知武關驛路之重要，僅次於兩都驛道，其他驛道不與也。

以其山路崎嶇，置驛密度往往高過三十里一驛之標準。

柳宗元館驛使壁記（全文五八〇）：「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按藍田縣東南以藍田關爲境，去長安一百七十里。置驛六者，霸橋驛、藍田驛、青泥驛、韓公驛、藍橋驛、藍溪驛，並詳後文。平均驛距不到三十里。

今考其驛程如次：

長安東南行至霸水，有橫霸官渡及南北兩霸橋，置霸橋驛，距長安二十五里，爲入藍田道之首驛。

元和志一萬年縣，「霸水在縣東二十里。霸橋，隋開皇三年造。唐隆二年（一統志引作唐永隆二年，是。）仍在舊所創爲南北二橋。」長安志一一萬年縣，「霸橋」云云，與元和志同。又云：「漢有霸館，王莽更曰長存館。霸橋，王莽更曰長存橋。」一統志西安府卷三關隘目：「霸橋在咸寧縣（即唐萬年）東二十五里。漢書王莽傳，莽名霸橋爲長存橋。水經注，霸水又北逕枳道，水上有橋，謂之霸橋。……雍錄，隋時更以石爲之。唐人以送別者多於此，因亦謂之銷魂橋。縣志，橋凡十五空，長八十餘步。宋時圮。」綜此以觀，霸橋在萬年縣東二十五里，漢世已建，隋時重建，以石爲之。唐永隆二年增建爲南北兩橋，蓋以應付交通日繁之需要也。長安志又云：「橫霸官渡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入藍田道。」是橋渡並置也。渡爲入藍田道，霸橋亦然，且置驛。通鑑二六二，光化三年，貶王搏崖州司戶，流宦官宋道弼於驩州，景務脩於愛州。搏賜死藍田驛，道弼、務脩賜死霸橋驛。此其證。唐世所謂霸橋送別者，即謂此驛也。

然亦有出長安東北通化門，先至長樂驛，折東南至霸橋驛者，而霸橋驛亦爲東出潼關之要道，蓋京郊諸驛輻湊，行者就便取途，不必採單線也。

元和志，萬年縣有「長樂坡在縣東北十二里，即滻水之西岸，舊名滻坡。隋文帝惡其名，改曰長樂坡。」長安志七，唐京城「東面三門，北曰通化門，門東七里長樂坡上有長樂驛，下臨滻水。」一統志引長安志，長樂驛在縣東北十五里長樂坡下。（此當另一條。）則長樂坡驛當在長安城東稍北。方輿紀要五三長安縣霸橋條：「志云，唐有霸橋驛在長樂驛東二十里。」以方向里程測之，當作東南二十里。紀要小誤。（長樂驛另詳長安洛汴道考。）霸橋爲入藍田道口，但在長樂東南，故由長安北城首途趨藍田道者，亦得先經長樂再折東南至霸橋。新二〇八宦官楊復恭傳：「孔緯出守江陵，（復恭）乃使人刼之長樂坡。」即其證。蓋孔緯先出通化門至長樂坡，擬再折南取霸橋驛道也。又祖詠長樂驛留別盧象裴總（全詩二函九册）云：「灞水行人渡（一作絕），商山驛路深。」是亦先取道長樂再轉入覇橋藍田路也。又通鑑二六四，天復三年紀，朱全忠東歸，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覇橋，自置餞席。」是東出潼關亦經覇橋也。（亦詳長安洛汴道考。）

又東南上韓公坂，一名韓公堆，越橫嶺至藍田驛。又東南二十五里至藍田縣（今縣），去長安八十里，郭下有青泥驛。

長安志一六藍田縣條：「橫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臨潼驪山東入縣界，橫接華州界。」方輿紀要五三藍田縣條，「橫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藍田西達驪山之道。嶺北爲韓公堆。」按此堆名與藍田縣南之韓公堆有涉，詳下文。然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白長慶集一〇）云：「朝經韓公坂，夕次藍橋水，潯陽僅四千，始行七十里。」藍橋驛在藍田縣南四十里，見長安志，（詳後引。）夕次藍橋水者，當卽宿藍橋驛也。則韓公坂當在縣北二三十里處，正當紀要所記橫嶺北之韓公堆，是唐世此處有韓公坂之名絕無可疑者。又白集八宿青源寺：「往謫潯陽去，夜憩輞溪曲。今爲錢塘行，重經茲寺宿。」次一詩爲宿藍溪對月，一作宿藍橋題月，云：「今夜藍溪口。」是前次謫潯陽及此次赴杭州，兩次之前後兩宿處皆相同。知謫潯陽時經韓公坂之前夕宿輞溪，或亦卽青源寺歟？當在韓公坂西北不遠處。

長安志同條又云：

青泥驛在縣郭下。

藍田驛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韓公堆驛在縣南三十五里。（本注：「作桓公驛者，非。」）

藍橋驛在縣東南四十里。

藎平驛在縣南五十五里。（本注：「以上五驛並廢。」）

按此五驛，當是唐驛，而宋已廢者。藎平驛是否當大道，待考。其餘當道，史多可證。然韓公堆驛有問題，詳下文。茲先論藍田、青泥兩驛。

藍田驛，地望惟見長安志。此驛唐史中極常見。朝臣重譴往往賜死於此。如舊代宗紀，寶應元年七月，「襄州刺史裴義（茂之形譌）長流黔州，賜死藍田驛。」事又見舊一一四裴茂傳及來瑱傳。瑱傳作藍田故驛，是此時驛已有徙遷矣。又昭宗紀，光化二年六月，宰相王摶「貶崖州司馬，尋賜死於藍田驛。」（新一一一王摶傳及舊一七七崔胤傳皆同。）又舊一一八黎幹傳，德宗卽位，幹與中官劉忠翼皆長流，賜死藍田驛。

青泥驛，長安志云在藍田縣郭下。考寰宇記二六雍州藍田縣條，「縣理城卽嶢柳城也。俗亦謂之青泥城。桓溫伐苻健，使將軍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卽其處。」長安志一六藍田縣條亦云：

「縣城本名嶢柳城，以前對嶢山，其中多柳，因取爲名。水經注曰，泥水歷嶢柳城南，魏置青泥軍於城內，俗謂之青泥城。晉中興書曰，桓溫伐苻健，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卽其處也。城周八里，今縣城上東南一隅而已，周三里餘八十步，崇一丈六尺，凡三門。」

則藍田縣治卽青泥城殆無疑。而方輿紀要五三藍田縣嶢柳城條，「今縣治也。」又云「青泥城在縣南七里……唐時置青泥驛。」則城驛皆在縣郭南七里。姑存疑。至於通鑑二四五大和八年條胡注：「青泥驛在嶢關南。」蓋誤。此皆宋世記載也。其在唐世，亦屢見於詩篇與史文。如錢起有淸（一作青）泥驛迎獻王侍御（全詩四函五册）。又武元衡同洛陽諸公餞盧起居（全詩五函七册）云：「暮宿青泥驛，煩君淚滿纓。」尤見其爲出京第一宿處。而朝臣賜死亦有在此驛者。如大和九年召宦官山南東道監軍陳弘志還京，遣使杖殺於此驛，見舊文宗紀及兩書李訓

傳。

縣距京師里數，見元和志一及寰宇記二六。然皆云藍田縣東北至京兆府八十里。按府實在縣西北，而云東北者，蓋驛道曲屈，由東北出橫嶺折而西北耳。

附望秦嶺、五松驛　白長慶集一五初貶官過望秦嶺云：「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鬚。」本注：「自此後詩，江州路上作。」接下卽藍橋驛見元九詩、韓公堆寄元九、發商州、武關南見元九題石榴花見寄等詩，則望秦嶺當在韓公堆藍橋驛之北，似卽橫嶺或其前後，但別無可證。又同集八有自望秦赴五松驛馬上偶睡覺成吟云：「長途發已久，前館行未至。」後一詩爲鄧州路上作，前一詩爲宿藍溪對月，再前則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本注云此下諸詩皆赴杭州時作，是此望秦卽卷一五初貶官過望秦嶺之望秦也。五松驛當在嶺南一程。然藍關藍橋藍田以北至京師各驛已考證明白，中間不可能另有一驛，豈前後嘗有改名者歟？復檢全唐詩白集八，此詩題作「自秦望赴五松驛馬上」云云。（原刻本七函二册及同文本卷一五皆同。）則五松前程地名秦望，非望秦。疑此詩在杭州時作，不在商山道中。白集編次多誤，此又其一例也。

由縣東南行二十五里至韓公驛（桓公驛），又十五里至藍橋驛。兩驛間山嶺盤高，唐代詩人或以七盤嶺目之。

藍橋驛屢見唐人詩篇。如白居易有藍橋驛見元九詩（白長慶集一五）。又有留呈夢得子厚致用詩（同上一九），本注「題藍橋驛。」又裴航贈樊夫人詩，本注敘事云「航，經藍橋驛，渴甚。」驛在藍田縣東南四十里，見前引長安志。

韓公驛不見於唐史詩文。考太平廣記一五三崔朴條云：朴父淸，建中初爲藍田尉。戶部侍郎楊炎貶道州司戶，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其夕次藍田，淸爲經營行李及家務甚周至。後數日，炎南行，淸送至韓公驛而別。（本注，出續定命錄。）是韓公驛在藍田縣南。前引長安志，藍田縣東南四十里有藍橋驛。又云，縣南三十五里有韓公堆驛。本注，「作桓公驛者，非。」云韓公堆驛在縣南，與廣記合。然長安志此條顯有兩問題。其一，兩驛相去只五里，極不合理。其二，「韓公」一名「桓公。」檢一統志西安府卷三關隘目藍橋驛條引長安志，韓公堆驛在藍田縣南二十五里。又卷一山川目桓公堆條引長安志，在藍田縣南二

十五里。則驛在縣南二十五里非三十五里。南去藍田驛十五里雖嫌太密，然有可能，蓋兩驛間正當盤嶺山區也。詳下七盤嶺條。韓公驛在藍田縣南二十五里，可以無疑，然驛名韓公之由來，仍可追究。果如長安志以爲其地本名韓公堆歟？觀一統志引長安志述韓公堆與桓公墟至藍田縣之里距與方位全同，此二名當卽一地，音同而字異耳。故長安志述韓公堆驛或稱爲桓公驛也。而紀要五三藍田縣橫嶺條，「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藍田西達驪山之道。嶺北爲韓公堆。」又引志（通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桓公堆，蓋桓溫伐秦時駐此，因名。」則韓公堆在縣北三十五里橫嶺之北，縣南二十五里者爲桓公堆，非韓公堆也。紀要、通志書雖後出，然必有所據。且橫嶺北坡，唐世本名韓公坂，白氏初出藍田作詩，可爲鐵證，絕無可疑，已詳前考。地名韓公坂，亦稱爲堆，固極可能。且韓公堆之名，唐史詩篇尙多可考。白居易韓公堆寄元九（白集一五）云，「韓公堆北澗西頭……。」又李商隱偶成轉韻亦有韓公堆之名。此二詩不能斷其地望，姑存不論。又崔滌望韓公堆詩云：「韓公堆上望秦川，渺渺關山西接連。」（國秀集上。）是韓公堆必去秦川不遠，謂作於橫嶺北韓公坂上，形勢最爲切合，若謂作於藍田縣南之山嶺北坡，百里以外，是否可能，當須目驗之矣。復考通鑑二二三，廣德元年，吐蕃入長安，代宗幸陝。郭子儀收兵商州，圖復京師。先使長孫全緒「出藍田，觀虜勢。」「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渡滻水。吐蕃懼……稍稍引兵去。」（參舊一九六上吐蕃傳）按滻水已達長安近郊，是此韓公堆必去長安不遠，應卽橫嶺北之韓公坂無疑。若在藍田南山，去長安百里而遙，事勢不合。然則唐世橫嶺北之韓公坂卽爲韓公堆。至於藍田縣南二十五里處乃桓公堆，因桓溫駐軍得名。韓、桓兩堆，其地不同。紀要之說是也。惟韓公堆之名，唐世較著，後遂譌「桓」爲「韓」，其地置驛，亦以韓公名矣。

七盤嶺本在藍田關以南，商州北境，然唐代詩人或目韓公驛與藍橋驛間之山嶺盤高處爲七盤嶺，其後遂攘據七盤嶺之名，詳下七盤嶺條。

又東南至藍溪驛。

張籍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全詩六函六册籍集三）：「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

稠，雲中迷象鼻，雨裏下箏頭，水沒荒橋路，鴉啼古驛樓。」是此驛在藍田武關道上。又白居易有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白氏長慶集八），蓋亦次藍溪驛而作者。檢元和志一藍田縣條，覇水「自商州上洛縣界流入。」水道提綱六，「灞水上源卽藍水也，出東南藍田縣藍關之西南山秦嶺。」按藍水之名，唐世已有，如杜詩「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司空曙登秦嶺（御覽詩）：「商山藍水流。」是也。藍谿當卽藍水上源。則此驛當在商山秦嶺北不遠，藍田關前後。前考藍橋驛在藍田縣東南四十里，則當在藍田關西北五十里，（縣關間九十里，詳下文。）其間當另有一驛。且藍田關屬藍田縣，去京師一百七十里。」九域志三，商州「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七十里。」則藍關當卽府州分界線，亦卽藍田縣驛道之最東境。唐制當略同。而前引柳宗元館驛使壁記，「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前已考得五驛，驛距未有逾四十里者。藍橋驛、藍田關相距五十里，所缺一驛必在此間無疑。藍谿驛既在關之前後，疑卽在關內距關不遠處。復考長安志一八，藍田縣有「玉谿館，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入商州路。俗曰磴子平。」檢元和志藍田縣條云：「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爲藍，蓋以縣出美玉，故曰藍田。」「藍田山一名玉山。」山既「藍」「玉」互稱，亦可例水，是玉谿卽藍谿，宋之玉谿館蓋卽借唐藍谿驛之名歟？惟玉谿館在藍田縣東南四十五里，當入商州大道。而前述藍橋驛在藍田縣東南四十里，亦當大道，則此兩站相去才五里，是不可能。但長安志明云藍橋驛已廢，而玉谿館則宋世見存。藍田縣與藍田關相去九十里，道路險隘，唐置三驛，韓公驛在縣南二十五里，藍橋驛在縣東南四十里，而藍谿驛蓋在關之西北二三十里處。至宋，驛政廢弛，驛距加大，縣關間三驛並廢，只置一館，蓋借藍谿驛名轉變爲玉谿館耳。是亦藍谿驛本在關內之一旁證也。

又東南逾秦嶺，至藍田關，去縣九十里，去京師一百七十里。爲唐代前期六上關之一，卽秦之嶢關也。

隋地志，京兆藍田縣有關官。括地志，「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卽秦嶢關也。」（史記曹相國世家正義引。）六典六司門郎中條，「凡關二十有六。」上關六，藍田關，其一。通典一七三，京兆藍田「有關，秦嶢也。秦嶺在此

界。」元和志一京兆府藍田縣：「藍田關在縣南九十里，卽嶢關也。」寰宇記二六採元和志，而云在縣東南九十八里。其爲古嶢關無異說，方位里距小異。今從括地志書之。寰宇記又云，周明帝武成元年，自嶢關移置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建德三年改曰藍田關。」長安志一六，同。又云「隋煬帝大業元年徙復舊所，卽今關是也。」

秦嶺，見前引通典一七三藍田縣條。紀要五三藍田縣，「秦嶺在縣東南，卽南山別出之嶺，凡入商洛者必越嶺而後達。……由此東出卽藍田關。」一統志西安府卷山川目引縣志同。按此指狹義之秦嶺，在藍田關之北。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昌黎集一〇）：「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亦見嶺在關北也。出藍田關，踰七盤嶺。

唐世道路多七盤之名，斜谷道上有七盤嶺，（詳漢唐褒斜道考，刋新亞學報第八卷第一期。）巴州有七盤縣、盤道縣。（通典一七五。）而商山道中亦有七盤嶺之名。舊二〇〇下黃巢傳「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吳融南遷途中七首（全詩十函七册融集三）。就中有登七盤嶺二首，渡漢江初嘗鱖魚作一首，皆卽商山道中之七盤。又張籍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全詩六函六册籍集三）：「獨上七盤去。」此亦商山道中之七盤也。漢書王莽傳中，莽命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荆楚。」師古注云：

「謂之繞霤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卽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也。」

通典一七五商州上洛縣條亦云：

「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其地險阻，王莽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荆楚。繞霤者，言四面塞阨屈曲，水回繞而霤，卽今七盤十二繞。」

按寰宇記一四一，同。（「而霤」作「如屋霤」，「十二繞」作「十二綆」。通鑑二二三胡注引通典亦作綆。）是唐代初年、中葉以及宋初學人皆以七盤在商州境，卽商山也、而長安志一六藍田縣，「七盤山在縣南二十里。」「綆坡在縣東南。通典曰七盤十二綆，藍關之險路也。」是謂近在藍田縣南。蓋誤讀通典歟？紀要五三藍田縣七盤條及一統志西安府七盤山條，皆謂在藍田縣南十里，亦引通

典爲說。又南山谷口考：「七盤山，在藍田縣南十里，一名七盤坡，赴商州者必取道於此。」下亦引通典爲說，皆與長安志同誤。惟一統志商州山卷目商山條引舊志，云在商州界七盤十二緛。又引地理通釋，謂七盤十二緛卽商山嶺。是也。其實通典明云在上洛。且考舊一九六上吐蕃傳述子儀由牛心谷取玉山路赴行在事云：

「判官王延昌…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谷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於商州。」

檢南山谷口考述玉山通洛南道云：

「倒溝谷一名倒回谷，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有倒溝谷水，一名石門水，西北流入灞。藍田縣志道路考，由縣城東行十五里曰普化鎭，又十五里屛風鎭，又五里玉山，又二十里倒溝谷。」

是倒迴谷遠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通洛南道上。王延昌由此谷踰絕澗登七盤至商州，則唐世七盤決不近在藍田縣南十里二十里，可斷言矣。（紀要五三，藍田縣倒回谷在縣東南五十里。志云，灞水源出於此。或謂谷在七盤山北，誤。望按以今名核之，或說誠誤，於古則不誤也。）又按商州上洛縣本在商山之南，是七盤固應在上洛之北也。此處所引吐蕃傳卽其證。又通鑑二二三廣德元年，書此事云，子儀將往商州收兵，「過藍田……得兵近千人……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云云。亦七盤在商州治所之北之明證。七盤旣在商州上洛縣北境。而藍田關屬藍田縣，爲藍田、上洛縣接境處（詳前藍田關條。）是七盤又必在藍田關之東南。倒迴谷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但谷關不在一條交通線上，王延昌由谷南踰絕澗登七盤，則七盤雖在關外，但距關必不甚遠，可能卽關南十里二十里。爲京府、商州之界嶺歟？長安志本據通典，而誤會其意，故始誤書之。至今藍田縣南十餘里之山嶺，眞有七盤之名矣。今推其致誤，當亦有故。第一，可能因藍田縣、藍田關而混淆。蓋此驛道中，縣、關、驛皆有藍田之名，又有藍橋、藍溪，最易混淆，長安志蓋誤以藍田關爲藍田縣耳。後世遂以藍田縣南郊山嶺爲七盤矣。第二，唐代後期詩人似已視藍田縣南郊之山爲七盤。如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同文本全詩一六白集一〇）云：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裏，蒼蒼縣南道(一作山)，去（一作險）途從此始。絕嶺忽上盤（一作盤上），衆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峯，峰頭如浪起。朝經韓公坂，夕次藍橋水，潯陽近（一作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阻，勞苦已如此。」

是藍田縣南至藍橋間本亦有嶺，盤上甚高。藍橋驛既在縣南四十里，則此嶺距縣必不及四十里。南方谷口考，「嶢山在藍田縣城南二十里，一名青泥嶺。」蓋卽其處。前引長安志以下謂七盤山在縣南二十里或十里者，正亦此嶺也。白氏既稱此嶺盤上，宜其後亦有七盤之名矣。又前引張籍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云：

「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稠，雲中迷象鼻，雨裏下箏頭，水沒荒橋路，鴉啼古驛樓。」

此詩作於藍谿驛，在藍田縣南四十里。觀其遣詞，謂其將上七盤固亦勉強可通，然究不如謂其已過七盤，書其途中所見也。白詩尙未明稱此路爲七盤，此詩則明目藍谿驛以北之山區爲七盤矣。復按吳融登七盤嶺二首云：

「才非賈傅亦遷官，五月驅羸上七盤，從此自知身計定，不能迴首望長安。」

「七盤嶺上一長號，將謂青天鑒鬱陶。近日青天都不鑒，七盤應是未高高（一作爲高）！」

觀第一首詩意，似爲藍田縣南盤嶺上所作，蓋始入山區慨然有感不能再回京師也。然第二首，又似不在此處。何者？藍田縣南山嶺，白氏雖形容其盤高，然白氏一日間越橫嶺，又越此嶺，行七十里，是必不甚高可知。而觀吳融第二詩，蓋當時視七盤爲商山極高處，故稱「近日青天」，又有「七盤應是未高高」之反問嘆語也。大抵此道南行，頗多逐客，詩人感慨遣興，往往卽在背離京師始入山區之時。此道高峯險峻最推七盤，藍田南山既陡起盤高爲山行之始，故卽以爲七盤，而感慨吟詠之耳。唐代後期詩人既已常視藍田縣南之山嶺盤上者爲七盤，宜宋人卽承襲譌誤，而七盤之名遂移於此矣。然則長安志以下或亦不誤，惟引通典以實之，則牽合有誤耳。

又東南經北川驛、安山驛、麻澗、仙娥驛，至商州治所之上洛縣（今商縣）。

北川驛、安山驛　紀要五四，商州　安山驛條，「唐置」，「州北五十三里。其地有

安山。山下有紫榆澗。」又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桃花驛條，「安山驛在州北五十里。北川驛在州北七十里，皆唐置，久廢。」蓋皆沿古志所記。姑存之。

麻澗　杜牧商山麻澗詩(全詩八函七册)：「雲光嵐彩四面合，柔桑垂柳十餘家……征車自念塵土計，惆悵溪邊書細沙。」下卽富水驛、丹水、題武關諸詩。是麻澗亦在商山驛道中也。按紀要五四商州武關條引輿程記：「自武關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鋪，又八十里至白羊店。又八十里至麻澗，又百里至新店，又百里至藍田縣，皆行山中，至藍田始出險就平。」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偏路隘條引輿程記，同。又一統志同卷山川目熊耳山條：「括地志，山在上洛縣西四十里。州志，兩峯挿漢，以形似名。丹江經此，謂之麻澗。」又丹水條，「源出州西北。……州志，水出秦嶺之息邪澗……東南流三十里逕大商原……又東南三十里逕麻澗，曰麻澗河。又東南十里逕仙娥峯。……」是澗在仙娥驛以西，州西三十里左右也。

仙娥驛屢見唐人吟詠。李日新題仙娥驛(全詩十二函八册諧謔二)：「商山食店大悠悠。」(出雲溪友議。)又趙嘏有沙溪館詩(同上九函一册)本注「一作仙娥驛。」又白居易仙娥峯下作(白長慶集一〇)：「我爲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峯，最愛仙娥好。……渴望寒玉泉，香聞紫芝草。」韓琮題商山店(才調集八)：「商山驛路幾經過，未到仙娥見謝娥。」皆卽其處。紀要五四，商州西十五里爲仙娥峯，「唐人於此置仙娥驛」。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仙娥驛在州西十五里，唐置，久廢。據趙嘏沙溪館詩，驛似又名沙溪館。按一統志商州卷山川目丹水條引州志，丹水逕仙娥峯曰仙娥谿。是仙娥峯驛本臨丹水，有谿，豈唐世一名沙溪耶？

商州去長安蓋近三百里。州有館。

州有館，見白居易發商州詩(白氏長慶集一五)。詩云：「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關於里距。通典京兆郡條及上洛郡條皆云商州距京師三百里。而元和志京兆府條作二百六十里。寰宇記二五雍州條及一四一商州條皆作二百六十里。九域志雍州卷作二百六十五里，商州卷作二百八十里。通鑑二二三胡注「上洛至京師二百八十一里。」豈貞元間李西華修山間道而縮短里距耶？然鄧州至長安，通典反較元和志近三十里。凡此里數舛譌不可校，亦不必詳校也。而

陝西南山谷口考引道路考，藍田縣東南至商州二百二十五里。則三百里之說或可信。

商州爲藍田、武關驛道之中心點。其交通路線除此驛道外，其他小道尙甚多。如商州以北，驛道之西有細道通輞谷、採谷。

長安志一六藍田縣：「輞谷在縣南二十里。」「採谷在縣西南三十里，與輞谷並有細路通商州上洛縣。」紀要五三藍田縣：「輞谷水在縣南八里，谷口乃驪山藍田山相接處。山峽險隘，鑿石爲塗，約三里許。商嶺水自藍橋伏流至此，有(略)諸水會焉。如車輞環轂，……過此則豁然開朗，林野相望。」按此二小道皆在驛道之西。

崔湜開商州西山，西通石門谷，置大昌關及館驛，後雖廢，但必仍爲小徑也。

詳後第二節。

商州東行取洛南道至陝州。

舊一九六上吐蕃傳上，吐蕃入長安，代宗幸陝，郭子儀南入牛心谷，取玉山小道欲南趨商州，赴行在。行至倒回口，東趨洛南；而判官王延昌等別道登七盤嶺至商州，說商州諸將迎子儀於洛南至商州主軍務，北復長安。據此，洛南可通陝州也。檢寰宇記一四一，商州洛南縣，在州東九十里。縣在洛水之南一里，故名。蓋東北至陝州；東沿洛水，則經盧氏至洛陽也。

商州南行至上津，安史亂後，曾爲東南物資運輸之孔道。

寰宇記一四一，商州屬縣有上津，在州南二百九十里。安史亂後爲漕輓孔道，別詳上津道考（刊本所集刊第三十八本）。

商州山區，地瘠民貧，而當長安東南孔道中樞，故官其地者以交通爲第一要務。

商州刺史屢以修路功見史傳碑刻，詳後文。又新一四三王凝傳：「出爲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有冶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慰悅。」是亦見交通常困吏民也。又顏眞卿有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歐陽使君碑（全文三四三），是亦猶華州刺史兼潼關防禦使矣。

州南有四皓驛，壽泉店。由州取驛道東南行經此驛、店，又經洛源驛，凡九十里至商洛縣。有棣華驛者，蓋卽縣驛也。

寰宇記一四一，商州商洛縣在州東九十里。（元和志商州卷已佚。）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商洛鎮在州東八十五里。州志，卽古商洛縣。」是也。

壽泉店，見白居易重過壽泉憶與楊九別時因題店壁詩（白長慶集一一）。詩云：「商山南十里，有水名壽泉，湧出石崖下，流經山店前。」結云：「他日君過此，慇懃吟此篇。」是亦驛道所經之客館也。同文本全詩（卷十六，白集十一）作「商州南十里。」未知孰是。蓋要當在商州之南歟？

四皓驛，見竇庠四皓驛聽琴送王師簡歸湖南使幕詩（全詩四函十册），稱爲山館。按水經丹水注：「楚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卽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于四皓廟東，又東逕高車嶺南。……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一統志商州卷山川目高車山條：「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州志在州西南五里乳水北岸。」是四皓所隱楚山及四皓廟皆在上洛縣西南不遠處。通典一七五商州上洛縣，「有商山，一名地肺山，一名楚山，四皓所隱。」是唐世傳說遺跡仍同。又白居易仙娥峯下作（同文本全詩卷一六白集十）云：「我爲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峯，最愛仙娥好。……向無如此物，安足留四皓。」仙娥峯在商州城西，則此詩更爲唐世四皓故事在商州上洛縣附近之強證。寰宇記一四一商州上洛縣條：「皇甫謐高士傳……四皓……共入商嶺上雒，隱地肺山。」「四皓墓在縣西南四里廟後。」是與水經注、通典亦同。而同書商洛縣條又云：「商洛山在縣南一里，一名楚山，卽四皓所隱之處。……高士傳謂地肺山卽此。」是與前條自相重複。蓋「上洛」「商洛」地名音同致故事傳播歟？迄明清世仍兩地各有廟。如一統志商州卷祠廟目，四皓廟「在州西金鷄原，有唐柳宗元宋王禹偁撰碑，一在州東南商洛鎮。」然陵墓目，四皓墓「在州西五里金鷄原，有廟。」則廟雖兩見，而墓則仍唯州西五里之金鷄原一處，則故事中心仍在上洛也。四皓隱處之傳說及墓祠既在上洛縣西南不遠，且或近在五里處，則驛之地望當亦在上洛縣附近，疑爲商州南行第一驛？或竟卽商州館驛歟？

洛源驛，見雍陶洛源驛數題（全詩八函六册）。又廣記一五三崔朴條，建中初，楊炎貶道州司戶，途經藍田縣、韓公驛，「至商於洛源驛，馬乏。」云云。（出續定命錄。）。按商於爲廣泛名辭，但不出商州至內鄉境。廣記此條亦提到洛源

監，驛監蓋在同一地區。新書食貨志，「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德宗從之。」一統志商州卷古蹟目，「洛源監在州東，唐書地理志，商州有洛源監錢官。舊志，監在州東五十里孝野崖。又東十五里東原上有紅崖冶。」又同卷津梁目，「頭渡橋在州東四十里，跨丹水上。又東十里有洛源橋。」是州東五十里又有洛源橋且跨丹水上。監在州東五十里，今仍有洛源橋，則驛蓋亦距其地不遠，當商洛縣道上也。

棣華驛，見白長慶集。白集一八有棣華驛兄楊八題夢兄弟詩。又卷二〇收赴杭州路中作諸詩。就中涉及地名者有宿陽城驛對月，商山路有感，赴杭州重宿棣華驛見楊八舊詩感題一絕，內鄉村路作。是此驛當在商山道中。又雍裕之有宿棣華館聞雁詩云：「不堪旅宿棣花館。」（全詩七函九册），即此驛也。檢一統志商州卷山川目有棣華山，「在州東七十里以山多棣花得名。」申報館、新地圖有棣華鎮，在商縣與武關正中間。與山之地望略合，當唐之商洛縣地區，疑即縣驛歟。由商洛又東南經桃花驛，層峯驛，至武關，亦九十里有武關驛。

隋志，上洛郡商洛縣有關官，通典一七五，亦云商洛「有武關。」而六典卷六刑部卷，上中下關二十六，無武關，豈開元時代天下太平而廢之歟？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武關條：「括地志，武關山，地門也，在商洛縣東九十里。史記正義在商州東一百九十里。」元和志商州卷已佚。寰宇記一四一商州商洛縣條：「武關在縣東南九十里，春秋時少習地。左傳云，楚使謂晉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注：少習，商縣武關也。又云，武關山爲地門。」此當有承襲元和志者。其道里與括地志合。按武關爲春秋以來名關要道，詳參紀要五二陝西重險條。今不贅。關有驛，見寶刻叢編一〇唐修武關驛記。

桃花驛，見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云在州東一百三十里，唐置，久廢。是在商洛縣東四十里，武關西五十里也。紀要五四商州武關條引輿程記，「自武關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鋪。」當即唐桃花驛地。考元稹西歸絕句云：「五年江上損容顏，今日春風到武關。兩紙京書臨水讀，小桃花樹滿商山。」蓋此一地帶多桃樹，故驛有此名歟？

層峯驛，屢見唐人詩文。韓愈女挐壙銘（全文五六六，朱校昌黎集三五）：「死於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愈又有題層峰驛梁（昌黎集一〇），序云，「去歲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又元稹桐花詩序（元長慶集一九）：「元和五年，予貶掾江陵，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峯館，不知幾何年，復來商山道中。」又有宿曾峯館寄樂天詩（元集六），亦此時所作。杜牧將出關宿層峯驛詩（全詩八函七册牧集五）云，「孤驛在重阻，雲根掩柴扉……明日武關外，夢魂勞遠飛。」是此驛當在武關內不到一日程也。而一統志商州卷古蹟目，商南舊縣「在今商南縣南。通志，明成化十二年……分商縣以東地置商南縣，初置（於）層峯驛，尋徙於沐水西，卽今治也。州志，層峯驛在州東三百二十里，唐置驛於此，韓愈南遷經此喪女，有埋女銘。」紀要五四，商南縣「相傳……今縣治卽唐之層峯驛云。」按商南縣在州東少南二百五十里，（一統志商州卷建置目。）而武關在州東一百八十里，則唐層峯驛必非商南縣境，志書皆誤也。推原致誤之故，蓋韓銘云「死於商南層峯驛；」謂商嶺之南也。後人或誤讀此文，以爲商南縣耳。

又有桐樹館驛者，在商山道中，似卽爲層峯驛之異名。

白居易桐樹館重題（白長慶集八，同文本全詩一五）：「階前下馬時，梁上題詩處，慘澹病使君，蕭疎老松樹。自嗟還自哂，又向杭州去。」按此詩爲赴杭州刺史途中作。前有宿藍溪對月、鄧州路上作。後有登商山最高頂初下漢江舟中作。則此館似在商州至襄州道中。又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微之前後題名處（白集一八、同文本全詩一八）：「與君前後多遷謫，五度經過此路隅，笑問中庭老桐樹，這回歸去免來無。」此忠州刺史歸京時作。「商山路驛桐樹」殊不詞，觀下文「中庭老桐樹」之言，必在館驛中，則此「驛桐樹」當卽「桐樹驛」之倒譌。後出刺杭州，又經此館重題也。則此驛在商山道中。復考元稹有桐孫詩（元長慶集一九，同文本全詩一五）自序云：「元和五年，予貶掾江陵，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峯館，山月曉時，見桐花滿地，因有八韻寄白翰林詩，當時草蹙，未暇紀題。及今六年，詔許西歸。去時桐樹上孫枝已拱矣。……感念前事，因題舊詩，仍賦桐孫詩一絕。」則曾峯驛中桐樹甚壯，元氏兩度感賦寄白，則白氏上擧兩詩所謂桐樹館

驛者，疑卽層峯館驛也。姑存再考。

出武關，近處爲青雲嶺，有青雲驛，蓋關外第一驛也。

青雲驛屢見唐人詩篇。如雍陶有路中問程知欲達青雲驛（全詩八函六册）。蔣吉有次青雲驛（全詩第十一函七册）。吳融宿青雲驛詩（全詩十函七册）云：「蒼黃負譴走商顏，保得微躬出武關。今夜青雲驛前月，伴吟應到落西山。」是此驛當在武關外第一驛也。元稹青雲驛詩（元長慶集二）：「岩巒青雲嶺，下有千仞谿。」此詩序在分水嶺、四皓廟兩詩後，陽城驛之前，當與吳融詩所詠爲同一驛。（輿地紀勝一八三輿元府景物條係此詩，誤。）又杜牧題青雲館（同文本全詩一九牧集四）：「虬蟠千仞劇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此亦商山道中之青雲驛無疑。且可徵此館驛當在武關，或關外不遠。檢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武關條引州志，「關在州東武關山下，當官道設關，北接高山，南臨絕澗。」觀元稹、杜牧兩詩所詠青雲館驛之形勢，正與武關形勢相當，豈卽關上館驛耶？牧詩所詠尤爲切合，吳融詩意亦可通解，惟決不在關內。而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商洛鎭條：「九域志，商洛縣有青雲嶺。（按九域志三作鎭，嶺字誤）舊志。有廢青雲館在州南一百五十里，卽青雲鎭也。」是此廢館在關西三十里，卽關內第一驛也。與吳融、杜牧兩詩均不合。且武關與桃花驛相去五十里，其間已有層峯驛，不容別有一驛。舊志之青雲館必非唐驛故址。

又東南至分水嶺。

元長慶集二有分水嶺、四皓廟、青雲驛、陽城驛四詩連篇，此當爲商山道中之分水嶺。又白居易有和分水嶺詩（同文本全詩一五白集二），小序正謂元詩爲貶江陵道上作。按紀要五四商南縣分水嶺條，「在縣西十里，其水分東西流。」一統志商州卷山川目分水嶺條，嶺有二，其一在商南縣西十里。是在富水驛西四十里也。

又東南至陽城驛，唐末改名富水驛。蓋今陝豫界上之富水關地。

元稹陽城驛詩（元氏長慶集二）：「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我願避公諱，名爲避賢郵。」白居易有和陽城驛詩（白氏長慶集二），卽和元氏者。又有宿陽城驛對月詩（同集二），則赴杭州時作。又杜牧商

山富水（一作春）驛（全詩八函七册牧集四）本注「驛本名與陽諫議同姓名，因此改爲富水驛。」蓋卽因元氏詩而改者。吳融富水驛東楹有人題詩（才調集二、全詩十函七册）：「秦山楚水兩乖張。」是當在秦楚之交。紀要五四商州商南縣漢王城條，「縣東三十一里，相傳沛公入關時所築。今爲富水堡，有富水巡司，本唐之富水驛也。」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富水堡在商南縣東二十五里，唐時置富水驛。……其地有古城遺址。」檢國防研究院圖，今藍田通南陽道上商南之東有富水關，在陝豫接境處，與紀要、一統志之富水堡地望相合，當卽其地。

又東至鄧州內鄉縣（今縣），去武關約三百五十里上下。

此路取道內鄉，觀後引唐會要李西華廣商州道事可知。又通典一七七鄧州內鄉條：「於中卽此地。……括地志云，戰國時張儀所言商於地。按荆州圖則（據寰宇記一四二，「則」爲「副」之譌。）云，今縣東七里於村，蓋昔所言商於也。」寰宇記一四二鄧州內鄉縣：「郡縣道記，析邑屬楚，頃襄王元年，秦昭王發兵出武關攻楚取析，卽此。」下引荆州圖副云云。則自古秦楚通道所經矣。又按鄧州去商州約近六百五十里，（詳後。）武關去商州一百八十里。而內鄉東南至鄧州約一百二十里至一百四十里，詳下文。則內鄉至武關道里可知也。

縣郭不遠有商於驛。

羅隱有商於驛樓東望有感（全詩十函四册隱集三）及商於驛與于蘊玉話別（隱集五）。首引通典一七七及寰宇記一四二，商於在內鄉縣。按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於中在鄧州內鄉東七里。」前引荆州圖副亦云商於在縣東七里之於村。則商於驛當在此境。而方輿紀要五四商州安山驛條，「又商於驛在州西五里，皆唐置。」一統志同。按商州西十五里已有仙娥驛，州西五里不應又有一驛。且羅隱驛樓東望詩云，「山川去接漢江東，曾伴隋侯醉此中。」商州去漢江太遠，亦以指內鄉爲宜。玩詩意，驛當距縣郭不遠。

內鄉東南沿湍水行約五十里左右至臨湍縣，置臨湍驛。又南四十里至官軍驛，又東四十五里至鄧州治所穰縣（今鄧縣），置館驛。

鄧州爲大州，治所必置館驛無疑。太平廣記三三七李咸條：「趙郡李咸居相衞間，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出通幽錄）」郵

卽驛也。臨湍驛及官軍驛考證如次：

胡適之先生輯校神會遺集卷一神會語錄第一殘卷云：

「問人劉（？）債在南陽郡，見侍御史王維在臨湍驛中，屈和上……語經數日。」

按此「在南陽郡」可有兩種解釋。一爲在南陽郡治，卽驛在穰縣城。一爲在南陽郡境，郡屬有臨湍縣，則此驛當在縣治。檢元和志二一，穰縣，「湍水北至縣七里。則穰縣城驛不得名臨湍，是此驛當爲臨湍縣驛也。元和志二一，臨湍縣東南至鄧州八十五里。宇寰記一四二，亦云廢臨湍縣在州西北八十五里。按湍水由內鄉東南流經臨湍至穰縣（今鄧縣），是臨湍縣驛在內鄉至穰縣間。元和志、宇寰記皆云鄧州治所之穰縣北至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內鄉二百四十里。觀地圖，此兩距離應大略相同，鄧縣西北至內鄉決不應有二百四十里。檢一統志南陽府卷，內鄉東南至鄧州界三十里，鄧州西北至內鄉縣界九十里，西至內鄉縣界一百里。則內鄉東南至鄧州約一百二三十里。唐世道路縱有不同，亦決不至二百四十里。疑兩書二百四十里者，「二」爲「一」之譌，如是，則內鄉東南至臨湍縣驛蓋約五十里左右耳。

又劉禹錫順陽歌（劉夢得集八，全詩六函二册）云：

「朝辭官軍驛，前望順陽路，野水齧荒墳，秋蟲鏤宮（一作官）樹。曾聞天寶末，胡馬西南騖，城守魯將軍，拔城從此去。

按元和志二一鄧州，臨湍縣「本漢冠軍縣地，後魏孝文帝割縣此境置新城縣，…廢帝以近湍水，改爲臨湍。」「冠軍故城在縣南四十里。」順陽歌之官軍驛卽此冠軍縣無疑。是由臨湍南行四十里至此驛也。臨湍東南至鄧州治所之穰縣八十五里，則冠軍至穰縣當爲四十五里。而寰宇記一四二鄧州南陽縣目云：「冠軍城在縣西四十五里。」似在南陽縣西者，與元和志不合。然同書同目又云：「廢臨湍縣在州西北八十五里本漢冠軍縣地，及魏太和二十二年，……割冠軍北境置新城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湍縣……今廢入穰縣。」是又云冠軍在臨湍之南，與元和志合。且廢入穰縣，不入南陽縣，亦近穰縣之證。蓋穰縣爲南陽郡治，亦得稱南陽，故寰宇記「冠軍城」條誤係之南陽縣耳。然據此可知冠軍至穰縣之方向係

東行四十五里，北南行也。

又按順陽歌所述並非此道，而係由鄧州西行經官軍驛向順陽者。寰宇記一四二鄧州目：「武德……三年，立順陽縣。……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軍入新城（臨湍）。」又州西一百二十里有「順陽縣，本順陽鎮，皇朝太平興國六年置，一在淅川內鄉縣界之中。」是鄧州西經官軍驛、順陽縣至淅川者。歌云：「秋蟲鏤官樹」，似亦爲驛道，舊魯炅傳，炅守南陽郡年餘突圍，「出南陽、投襄陽。」蓋南道不通，故西取官軍、順陽道，再沿漢水下至襄陽也。

又由內鄉東行的約一百五六十里至曲河驛，又三十里至南陽縣，置南陽驛。折而南行一百二十里，亦至穰縣。

南陽，古宛城，自昔爲入關中孔道。其在唐世，驛道雖由內鄉東南行直達穰縣，然仍有繞道南陽者。如蕭鄴高元裕碑（萃編一一四，全文七六四），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詔徵入朝。「卽日渡江。……大中四年夏六月二十日次于鄧，無疾暴薨于南陽縣之官舍。」此襄陽、鄧、商道經南陽之證一。又韓愈過南陽（重校昌黎集六）：「秦、商邈旣遠，湖海浩將經。」注：「公赴潮州作。」此鄧商驛道經南陽之證二也。元和志二一，寰宇記一四二，皆云鄧州治所之穰縣（今鄧縣）北至南陽一百二十里。但無內鄉至南陽里數。檢一統志南陽府卷鄧縣東北至南陽一百二十里，內鄉東至南陽一百九十里。唐之里距蓋略相同。

南陽大縣，有館驛。孟浩然有人日登南陽驛門亭子懷漢川諸友詩（全詩三函三册）。又劉希夷晚憩南陽旅館（唐詩紀事一三）：「旅館何年廢，征夫此日過，…行路新知少，荒田古路多。」此當是廢頹之官館，非私家客舍也。

曲河驛，見韓愈食曲河驛詩（朱校昌黎集六）。詩云：「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次詩卽過南陽。是似在縣西。元大一統志三六五南陽府古蹟目曲河驛條：「河有南北，去南陽縣三十里。唐時置驛。韓昌黎愈經行有詩云晨發曲河驛云云。」則驛當在縣西三十里處也。一統志南陽府卷山川目「曲河在鄧州西北三十里。」云云。蓋上流經南陽西境耳。

鄧州北至東都六百五六十里左右。西北至商州六百四十八里，至西京九百五十里。

北至東京里數，通典一七七鄧州節作六百七十里，元和志二一鄧州節作六百四十

五里。相差二十五里。兩書南至襄陽皆云百八十里。檢兩書襄陽至東京里數。通典作八百五十，元和志作八百二十五，亦各自無抵觸處。今姑折衷書之。至商州里數，見通典鄧州節（卷一七五商州節作六百四十里。）及寰宇記一四二。（卷一四一商州節作七百里。九域志三亦作七百里。）至西京里數，見元和志二一及寰宇記一四二鄧州節。而通典一七七鄧州節作九百二十里。

州「道百越之繁會，爲兩都之南蔽。」南方臣民道荆襄入兩都者，必由之。故館驛交通甚繁。

李華臨淄縣令廳壁記（全文三一六）：「鄧爲天下扃鬮，兩都南蔽。」符載鄧州刺史廳壁記：「控二都之浩穰，道百越之繁會。」（全文六八九。）臣民取道於此者極多，詳後。安祿山據東都，張巡守睢陽爲江淮屏障，魯炅守南陽爲荆楚屏障，此爲人所習知者。通鑑二二八建中四年條，「（李）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不通。」則鄧爲商嶺咽喉可知。册府六九（又一〇四）開成二年，狄兼謇對曰：「鄧州疆土濶，館驛多，須有才力，方可集事。又數道防秋兵路出鄧州，饋餉之繁，不供是懼。」正見此州之任以交通供應爲要務也。李華壁記云：「南陽爲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烟，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亦其證。

鄧州南行至鄧城，臨漢，渡漢水至襄州治所襄陽縣（今縣），凡一百八十里。

鄧州至襄州里程，通典、元和志、寰宇記無異說。按臨漢縣本名安養，天寶六年改。卽古樊城。在漢水北，距水南襄陽二十里。又縣北二十二里有故鄧城，春秋鄧國也。皆見元和志二一。「貞元二十一年徙臨漢縣於古鄧地，乃爲鄧城縣。」見寰宇記一四五。通鑑二四三長慶三年紀，「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卽鄧城也。又吳融有過鄧城縣作（同文本全詩二五）。觀詩意，卽貶時所作者。是亦途經鄧城之一證。紀要七九襄陽縣鄧城條，「（唐）乾寧五年，朱全忠侵忠義帥趙匡凝，敗襄州兵于鄧城。……今爲鄧城鎮。南北對境圖，自鄧城南過新河至樊城。」對境圖爲宋世作，蓋承唐事。

縣有漢陰驛，水陸兼用，甚宏大。

舊一七六盧商傳，由鄂岳入朝，卒於漢陰驛。白居易襄陽舟夜（白長慶集一五）：

「下馬襄陽郭，移舟漢陰驛。」廣記二三三裴弘泰條，「唐裴均鎮襄州，裴弘泰爲鄭滑館驛巡官，充聘于漢南。住於漢陰驛。（出乾臊子。）」據李騭徐襄州碑（全文七二四），漢陰驛甚宏大，蓋在城西，臨江滸。參之白詩，蓋水陸兼驛。

綜上所考，此道由長安東南行，經藍田縣，出藍田關，經商州之上洛縣、商洛縣，出武關，經鄧州之內鄉縣、臨湍縣至穰縣，又由內鄉經南陽縣，並至穰縣，穰縣南行經鄧城縣至襄陽，凡一千一百餘里。鄧州以南館驛可考者惟襄陽之漢陰一驛。而其北九百里間，館驛可考者乃二十有三，（不計桐樹館。）蓋十得七八矣。而多得之於詩人墨客之吟詠。蓋或初出京師，離思之憂深，或將及畿甸，歡娛之情溥，兼以山谷幽邃，彌增感興歟？

（二）

此道唐世屢經修建，且曾改變路線。如景龍中，崔湜由商州西境開山道通石門，折北至藍田西境。石門在藍田西南四十里，其南置大昌關以爲戍守之所。至於商州以東，則利用丹水與漕運，由襄陽溯漢水轉丹水，蓋直達商州郭下。

新九九崔湜傳云：

「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鑵山出石門，抵北藍田，（紀要五三及五四引此事皆作「北抵」。）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厥，數摧壓不通。至是（睿宗時）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舊七四崔湜傳：

「初湜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爲夏潦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按此事又略見舊五一上官昭容傳。冊府六九七載此事與舊傳大體相同。皆不及新傳之詳。檢長安志一六，藍田縣有「石門谷，在縣西南四十里。唐昭宗乾寧二年行〔幸〕莎城鎮，又次石門鎮之聖壽寺。」紀要五三，石門谷在藍田縣西南五十

里，大昌關在谷南。南山谷口考引通志，唐於石門谷南置大昌關，爲戍守處。考又云石門谷在藍田縣西南四十里。又西至庫合十里。「有石門谷水北入灞。咸寧縣志。自西安東南行十五里曰三兆。又二十五里鳴犢鎭，又五里至藍田界，入湯谷路，卽石門谷。入谷南行可達孝義廳。」蓋商州以西，舊道向西北至藍田縣治，湜則開新道由州直西至藍田縣治西南四十里之石門，再折北至藍田西境，蓋有所避也。今則入谷南行達孝義廳（柞水縣），蓋與庫谷路合矣。至於商州以東，新傳云，「引丹水通漕商州。」按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竹林關在山陽縣東一百三十里，臨丹水。自此登舟，經淅川、穀城，至小江口、入漢，爲下襄陽水路。」又「龍駒砦在州東一百里……其地水趨襄漢，陸入關輔，南北輻輳，一巨鎭也。」又商州卷山川目龍潭水條，「龍駒砦河，在州東百里，南入丹水，襄陽舟楫咸集於此。」又三省山內風土雜識：「商州……東南至龍駒寨小河一道，可通舟楫，東達襄陽之老河口。西商之貿易東南者，多於此買舟雇騾，人烟稠密，亦小都會焉。」今觀國防院圖，龍駒在商州武關道上，丹水自西北來，經龍駒，南至竹林關下入漢水。則至今丹水漕運仍甚繁也。惟一統志商州卷山川目丹水條云，「在州南，源出州西北。……州志，水出秦嶺之息邪澗。……東南流三十里逕大商原……又東南三十里逕麻澗，曰麻澗河。又東南十里逕仙娥峯……又東南逕州東四十里至白楊店，曰白楊河。……」是丹水上源在州西北約八十里，流經州郭之南。據新傳文意，崔湜通丹水漕運，蓋直達商州郭下，較今龍駒砦又西百里矣。惟新道路基不易鞏固，常摧陷不通。及崔湜誅死，復用舊道。而丹水漕運，則後世頗遵行之。

前引兩傳，已言新路爲夏潦衝突，數摧毀不通。册府六九七稍詳之云：「其新路每經夏潦，摧壓踣陷，行旅艱辛，僵仆相繼。後湜流於嶺表，俄誅戮，……商州奏請復依舊路而行。」是正式放棄新路，復開舊路之禁也。然姚奕碑（萃編七二）：「乃拜鄧州刺史，兼檢校商州運漕。」時在開元初。是崔湜與丹水漕運事，並未因人亡而政息。至今丹水水運頗盛，見前引一統志。

貞元七年，商州刺史李西華廣商州道，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里。其阻山澗處，則鑿通山道，謂之偏路，以避水潦。

唐會要八六道路條：

「貞元七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華請廣商山道，又別開偏道，以避水潦。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里，皆山阻，行人苦之。西華役工十餘萬，修橋道，起官舍。舊時每至夏秋水盛，阻山澗，行旅不得濟者，或數日糧絕，無所求羅。西華通山間道，謂之偏路，人不留滯，行者爲便。」

據此，西華主要工程爲修廣商州舊道，西至藍田，東至內鄉，惟於阻山澗處，則開偏路，以避水潦。非內鄉藍田間七百里路，皆另開一新道也。此文本甚明。而新書地理志商州條云：

「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

通鑑二四五太和九年條胡注，即據新志爲說。是自藍田至內鄉七百餘里，爲西華所新開者。此實大誤，蓋省文之過歟？而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有偏路隘條，在州西北十里。引新唐志當之。又引輿程記：「自武關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鋪，又八十里至白楊店子，又八十里至麻澗，又百里至新店子，又百里至藍田縣，皆行山中，即所謂偏路也。至藍田始出險就平。」（紀要五四商州武關條引輿程記，同。）桃花鋪當即唐桃花驛地。麻澗在州西二十里以上，見前引一統志商州卷丹水條。又熊耳山條：「括地志，山在上洛縣西四十里。州志，兩峯插漢，以形似名。丹江經此，謂之麻澗。」是州西四十里矣。輿程記不提商州城，蓋不經城郭歟？此蓋小路，不知何時所開，以爲即李西華所開之偏路，未必然。

元和、大中間亦曾修建，其事不詳，蓋於路線，亦無所改變。

寶刻叢編一〇商州唐新修橋驛記條引復齋碑錄：「唐韋行儉撰，柳汶正書，元和八年立。」同卷又有唐商於驛路記，引集古錄目：「唐翰林學士承旨韋琮撰，太子賓客柳公權書，李商隱篆額，商州刺史呂公移建州之新驛。碑以大中元年正月立。」是元和、大中皆曾修建也。李商隱有商於新開路（玉谿詩註一）當即詠呂公移建州驛事。說者以李西華事實之，非也。

（三）

商山武關一道既爲長安東南行之重要驛道，故公私行旅者極多，致張九齡有使多馬少之言。

張九齡荆州謝上表（全文二八八）：「屬小道使多，驛馬先少。」蓋謂山道不廣而使節多驛馬少，致稽時日也。

茲就朝臣出官或貶謫往返行旅所經明見文史者，舉例若干。如張九齡、白居易、元稹等皆數度經過。

張九齡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全詩一函九册）：「嶢、武經陳迹，衡、湘指故園。」故已不止一次。其後又由丞相出官荆州長史，亦經此。見前引荆州謝上表。白氏自忠州刺史入京經商山。此是第五次，見白氏長慶集一八商山路驛桐樹。其後出爲杭刺亦取道於此，見白集卷八諸詩。其登商山最高嶺云：「七年三往復，何得笑他人。」亦謂六次也。元稹亦數度經過（可能七度），見元氏長慶集。韓琮題商山店：「商山驛路幾經過，未到仙娥見謝娥。」（才調集八。）是亦數度也。其他曾經此道者，就唐人選唐詩所見，如李涉有再宿武關詩（才調集六），吳融有富水驛詩（同上二），崔滌有望韓公堆詩（國秀集上），司空曙有登秦嶺詩（御覽詩）。若徵之全唐詩，則不可勝數矣。

韓愈貶潮州往還。

韓愈貶潮州刺史，取道商山，見朱校昌黎集卷十各詩。而綜觀全集，其往返行程，出藍關、武關，經南陽、鄧州、湘中、韶州至潮州，量移袁州，經洪、江、鄂、安、隨州至襄陽，當亦由武關入京也。

來稹、袁滋、高元裕、陳弘志由荆、襄召還。

來稹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奉召赴京，至鄧州，復令還鎮，見舊一一四本傳及通鑑二二二寶應元年紀。袁滋爲荆南節度使，請入朝，經鄧州，見通鑑二三九元和十一年紀。高元裕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還京，至南陽卒，見前引。宦者陳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召還杖殺於青泥驛，見舊文宗記、兩書李訓傳及通鑑二四五。

顏眞卿貶峽州，周子諒、薛邕、楊志誠、顏師邕、王搏等貶流嶺南。

顏眞卿與李太保帖（全文三三七）：「眞卿緣驛上無馬，……今日始至藍田。」具衡「陝州別駕」，陝當作峽，見新傳。

周子諒、薛繡流瀼州，皆賜死藍田，見通鑑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紀。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被逐入朝，以罪流嶺外，至商州殺之。見舊文宗大和八年紀及本傳。

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見通鑑二四五太和九年紀。

王搏貶崖州，賜死藍田驛，見新書本傳及通鑑二六二。

楊承和流驩州，賜死公安；韋元素流象州，賜死武昌；是必亦取道商山者。

而太平廣記所記貶逐之臣，道途可考者，例取商嶺、襄、荆道。大抵唐代京師長安與江淮嶺表間之交通，唯有東西兩幹線。東取汴河水道，西取商鄧陸路。汴河水道運輸量大，故物資運輸例多取東路，行旅者亦較安適。商鄧陸路行程捷近，故公私行旅多取西路，旅途亦較艱辛。貶逐之臣須速行速達，不得求安適，故例取襄鄧捷徑也。

貶逐之勅，往往云：「馳驛發遣」，「無許西東」。張九齡荆州刺史謝上表云：「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卽日戒路，星夜兼馳。」卽實情也。廣記一五三崔朴條：「楊炎貶道州司戶參軍。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炎妻先病……。」

唐世無論官至宰相大臣，貶逐之詔下，卽當蒼惶就道，自取捷徑，遑論安適。且商鄧而南，西行巴、黔，東達江、淮，南通嶺表，區域遠屆，視東路水道爲尤廣。

前舉貶逐之臣皆南至嶺表也。韓愈燕喜亭記（重校昌黎集一三，全文五五七）：「（王）宏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緜郴踰嶺。」此更明述貶逐之臣取道商嶺南行之旅程矣。由鄧襄道江漢至兩浙者甚多，如白居易赴杭州刺史任卽其例。白集二〇又有商山路有感小序云：「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書歸闕，時刑部李十一侍郎。戶部崔二十員外亦自澧果二郡徵還，相次入關，皆同此路。……。」則川東入京者亦例取道於此矣。入黔中者例取道荆州，另詳他考。是亦北取商嶺入京也。

行旅既盛，詩人吟詠遂有「名利路」之目。

王貞白商山（全詩十函九册）：「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

白居易登商山最高頂（白集八，同文本全詩一五）：「高高此山頂，四望惟烟雲。下有一條路，通達楚與秦，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乘者及負者，來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羣塵，七年三往復，何得笑他人！」

然途出崇山峻嶺間，道小崎嶇，且多猛獸，行旅者不無戒心焉。

張九齡稱此爲「小道」。王維送李太守赴上洛（全詩二函八册）：「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李商隱商於新開路（玉谿生詩箋注一）：「六百商於路，崎嶇古共聞，峰房春欲暮，虎穽日初曛，路向泉間辨，人從樹梢分。……」亦皆見其險峻。又太平廣記四三二商山路：「舊商山路多鷙獸，害其行旅。（出玉堂閒話）」大約藍關以南，商、鄧、襄、均、金、房地區，皆多鷙獸猛虎，致州有採捕將之職。見同書同卷械虎條及卷三〇七永清縣廟條。

至於此道在物資運輸上之作用，其在前期已擔負江淮貢賦北運京師之一部份工作。

此觀前引兩書崔湜傳通商州水陸運漕事，及姚彝碑「拜鄧州刺史兼檢校商州運漕」事可知。又新書文藝蕭穎士傳，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嚨，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亦其證。

中葉以後，經濟中心既南移，中央政府仰賴於江淮貢賦尤切，而汴河亦運常爲東方軍閥所阻擾，故此路在江淮物資北運工作上之任務尤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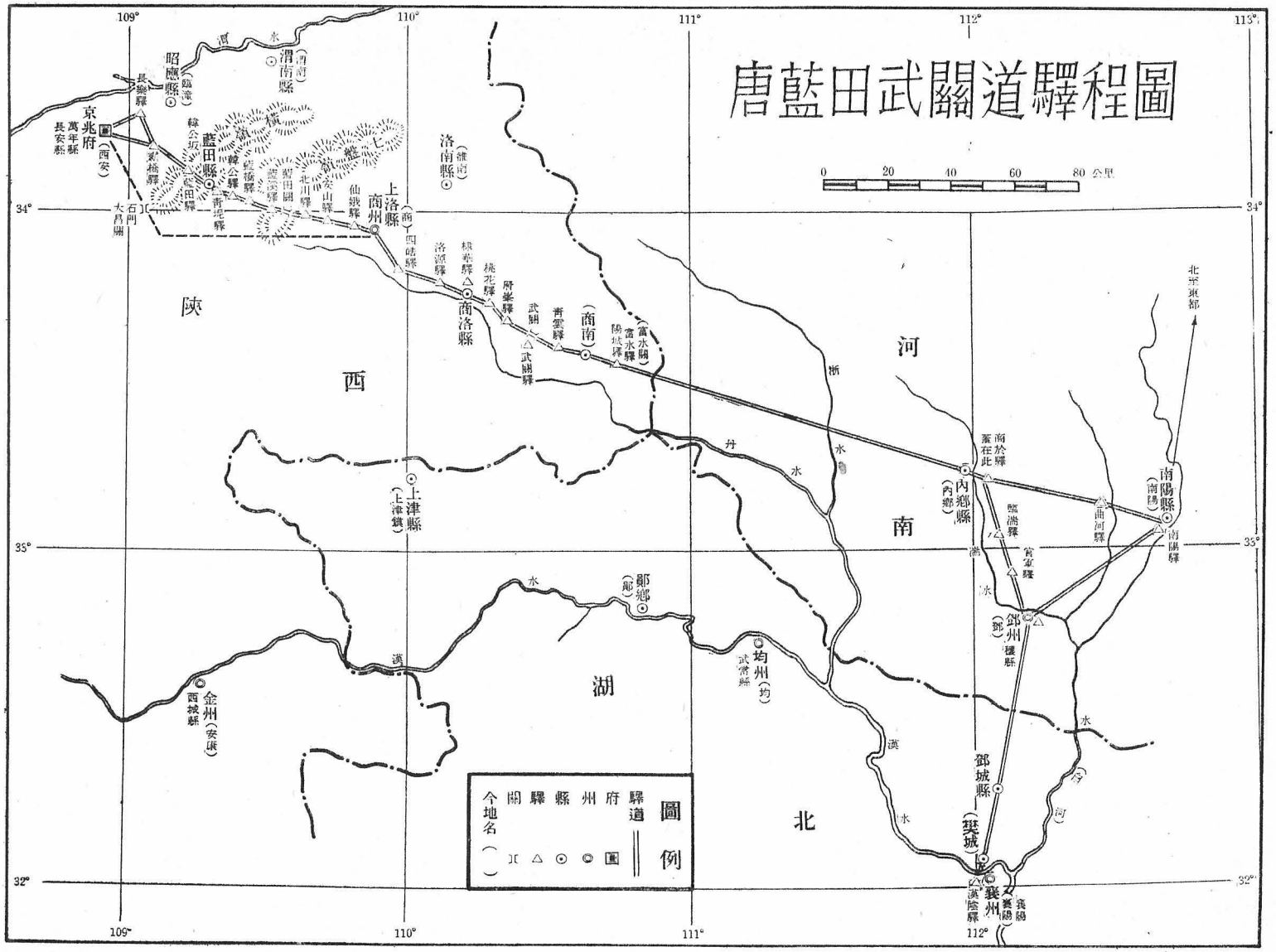
唐中葉以後，汴河常爲東方軍閥所困擾，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已有詳細述論。汴河既常受阻，此路尤爲貢道之要。通鑑二二八建中四年紀，李希烈「使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卽其證。又崔祐甫爲皇甫中丞上永王諫、移鎭陵、陸贄冬至大禮大赦書及陸扆授趙凝檢校太尉開府制等（引詳上津道考）皆足見此道在江淮貢賦北運工作上所擔負之重要任務。

故此道在唐代，對於物資之運輸，政治之控制，與公私之行旅，人文之溝通，皆具有極大之作用，中葉以後影響尤巨，不僅軍事爲重也。

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初稿，十一月二十八日再稿。

五十七年十日二十日校稿，復訂正若干條，增臨湍、官軍兩驛。

時客香江


唐藍田武關道驛程圖
0 20 40 60 80 公里
圖例
驛道
府
州
縣
驛
關
今地名（）
陝西
河南
湖北
京兆府
萬年縣
長安縣
昭應縣（臨潼）
渭南縣（渭南）
藍田縣
上洛縣
商州（商）
洛南縣（雒南）
商洛縣
商南（商南）
上津縣（上津鎮）
鄖鄉（鄖）
金州（安康）
西城縣
均州（均）
武當縣
內鄉縣（內鄉）
南陽縣（南陽）
鄧州（鄧）
穰縣
鄧城縣
襄州（襄）
襄陽
漢陰縣
北至東都
長樂驛
灞橋驛
藍田驛
青泥驛
北川驛
仙娥驛
洛源驛
桃花驛
商山驛
青雲驛
武關驛
陽城驛
富水驛
南於驛蕃在此
臨漪驛
曲河驛
管家驛
石門
大昌關
丹水
漢水
均水
洛水
淅水
北至東都